



新诗纵横观

25

王玉树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新诗纵横观

王玉树 著

[津]新登字(90)002号

新诗纵横观

王玉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140 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06-1476-2/I·1339 定价：4.70元

序

雷石榆

早年学子王玉树，如今已是颇有成就的诗歌评论家了。他早在五、六十年代开始了诗歌创作，继而涉猎了诗理论的广泛领域，始终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吸取外来的精华，而特别强调诗人及其创作的真与美的一致性，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性，如在《艾青诗美学散论》一文中发挥得颇具具体。

王玉树同志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写作、诗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特别在近十年内写下了丰富多样的评文、专论。他通过对古今中外的诗作品和诗论的广泛研究，为其立论的旁征博引打下较深厚的基础。在其论集中，有的通过各类诗评，追溯“五·四”运动前后新诗的产生、发展，有的评析各流派的特征及其演变，并联系到几代诗人各自经历了的不同遭遇。

这部诗论集，虽然主要收集近十年所写的评文，但对

一些老一辈诗人来说，可从中回顾自己大半个世纪走过的坎坷足迹，或会兴起晚景的感慨与沉思；对于一些年轻的诗作者则可从中借鉴到有益的东西，焕发新一代人的精神，砥砺奋进的意志。

王玉树同志在其编著《鲁藜研究文粹》一书（1990年8月天津社科院版）之后，又集结其个人的绝大部分在全国性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的长、短篇论文，从中选出四十篇作为专集出版。在诗集、特别是学术性文集出版十分困难的现今情况下，这次得到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出版者支持其问世，是值得高兴的事！

该论集分为三辑，第一辑“诗潮流变”，占论集的大部分，这里只以若干范畴中的文章为例，略为评介。如《新诗的传统风格与诗美流向》，相当具体地阐述了我国自《诗经》以来几千年诗史的光辉宝库，它经过不断的继承和发扬，依然保持其朴素美的传统。文中批判了以“不懂”当作美的最高标准的“新诗潮”派，在这派理论鼓吹狂热之际，发表这篇有的放矢的文章是及时而可贵的。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自《诗经》（特别是占分量最大的《国风》）以来，诗的朴素美总是从民歌中吸取养分的，可说是诗歌发展的“Energie”（能），而民歌是人人都能听懂、看懂并能领会其中意趣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被贬官到川东的巴渝地区，常接近老百姓，学习了当地的民歌，仿其歌体创作了有名的《柳枝词》、《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运用了我国古

诗的比兴手法，又巧妙地运用谐音双关语，描写一个恋爱着的姑娘，听到江上男方的歌声，产生微妙的心理活动，成为千古流传的佳作，兹录如下：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例如在论集中，评介了张雪杉的诗歌，他写了不少民歌体的作品，就是从河北民歌中吸取了营养，而写出朴素、动听的诗篇。

“论集”还联系时代、生活，探讨对诗人的艺术观、创作风格、艺术形式等的影响，分别评述了冰心的“小诗体”，蒲风的“大众化诗歌”、艾青的“散文美”、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等各自的特征，有的肯定其起过的作用，有的属于新的理论上的探索。在《艾青诗美学散论》中，较具体的评介其在三个不同时期的诗歌理论主张，尤其赞赏诗的“散文美”。

记得，前些年风行一时的诗的散文化，往往流于形式主义而告终。艾青强调“散文美”的本意，是面对现实的变化，需要充满激情地描绘生活感受，所以诗的“散文美”，会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描写小动物和自然现象，更富于现实的血肉。

“新诗格律化”是自三十年起，一再试验和探讨的问题。鲁迅在回答蔡斐君的信中说：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书信集》下卷883页）。

这段话简洁，通俗，精辟，对新诗的格律化问题，有启迪实践作用。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经过曲折探索，突破了“新月派”的旧套，创出有新意的格律诗。例如题为《秋天》的第二首，共三节五行，都使用口语韵，以第二节为例：

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阔的网，
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子。
芦篷上满载着白霜，
轻轻的摇着归泊的小桨。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了。

除了第二句，每句末的网、霜、桨、上，很明显是口语押韵的，以后他又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再提出新诗格律化这个问题，仍有新的意义，希望能引起深入研究和新的创作实践。

“论集”的评介中注意到老、中、青兼顾，不但充分尊重和评介了一部分著名的老一辈诗人，也适当地评介了几位中、青年诗人，如前面提及的张雪杉，还有陈茂欣等人的不同艺术风格。陈茂欣表现精雕细刻的意象化风格。他们的修养、倾向各有偏重，各用不同的手法反映对自然境界的感受，或表现一种纯真的爱。中、青年诗人在人生

阅历、社会生活，艺术修养等方面，虽然还有不同程度的局限，但相信他们这一代诗人，会克服某些局限性并有所创新，使中国当代诗坛更加繁荣起来。

王玉树同志所阐述的诗评论原则和精神，概括起来说是诗歌要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的进步，诗歌所反映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也会有所变化。但当代诗歌总要体现上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去开辟广阔而光辉的创作道路。

1992年5月20日 于保定

目 录

序 雷石榆 (1)

第一辑 诗潮流变

新诗的传统风格与诗美流向.....	(3)
“明朗体”与“朦胧诗”评识.....	(13)
诗的“难懂”与“不懂”	(24)
猜谜不是诗.....	(27)
现代诗歌的朦胧性.....	(31)
诗艺杂谈（三则）.....	(36)
漫述意象.....	(42)
多作抒情短诗.....	(53)
冰心“小诗体”管窥.....	(56)
诗歌大众化的旗手蒲风.....	(62)
艾青诗美学散论.....	(71)
现代诗歌创作的路标.....	(87)
何其芳论诗歌形式再探讨.....	(105)

解放区叙事诗体之研究	(124)
抗战诗坛鸟瞰	(139)

第二辑 诗林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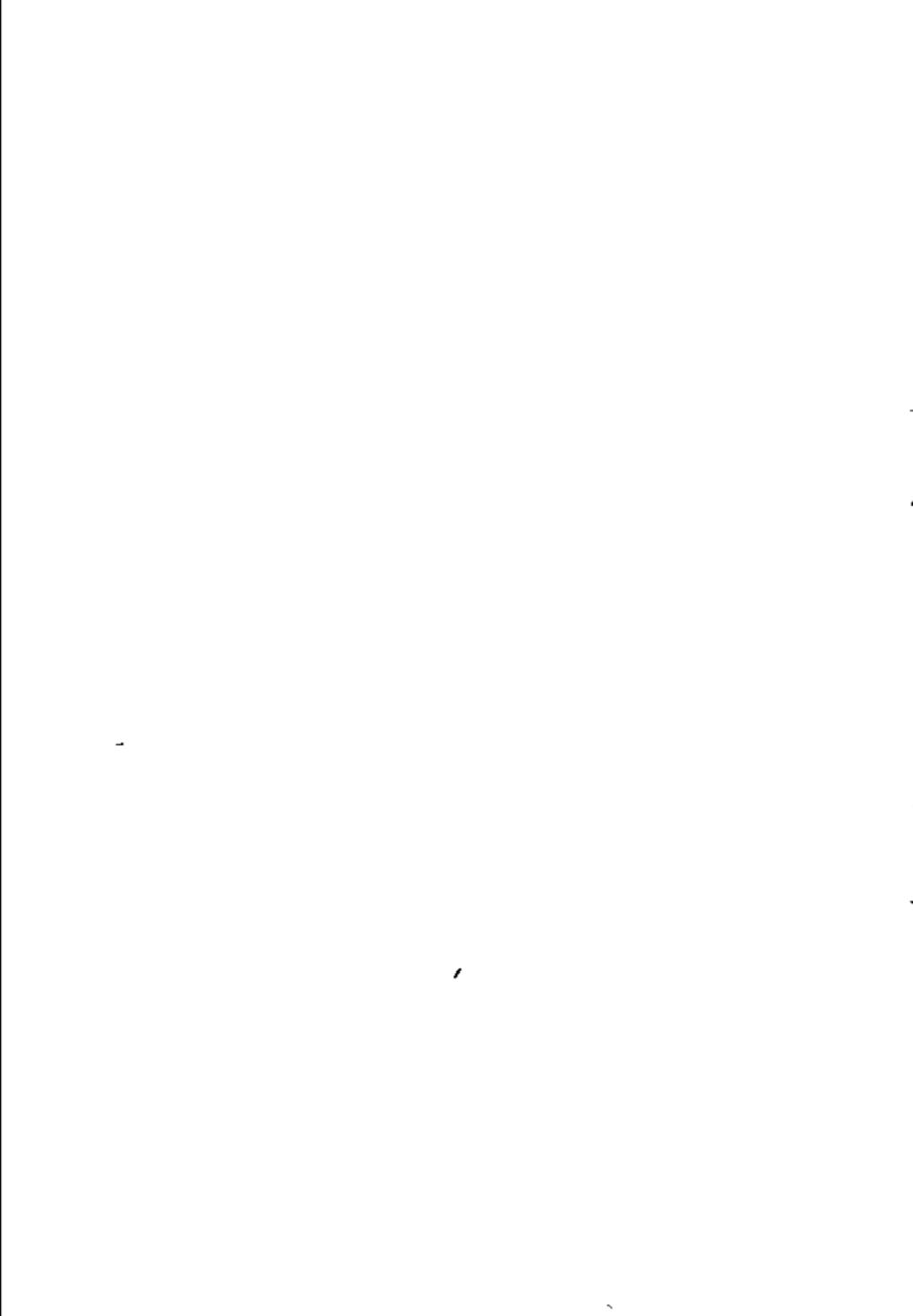
读何其芳《秋天》札记	(149)
艾青在延安时期的诗	(159)
扎根生活的诗永不褪败	(169)
——读《鲁藜诗选》	
诗：要善于发现	(177)
不能遗忘的诗人李又然	(181)
他们是“祖国的喇叭”	(188)
试释郭沫若的诗集《瓶》	(196)
再来唱小诗	(200)
一颗灿烂的流星	(203)
诗人情怀的写照	(206)
——读肖三同志的言志诗	
新的追寻，新的歌唱	(209)
——张雪杉诗歌评介	
我读《中国》	(213)
他，拨动了缪斯的琴弦	(215)
——评陈茂欣的诗集	
精美·深邃·可读性	(220)
——试评阿红《柔姿纱下》	
这浓浓的时代诗情	(227)
——叶延滨《过火的山林》读后感	

附 录：

关于我的诗体	(231)
“交付给大海”的诗人	(235)
邹荻帆关于“七月诗人”的一封信	(239)
后记 晴窗十年回话	(241)

第一辑

诗潮流变



新诗的传统风格与诗美流向

——诗学絮语

诗，人类灵智所营造的圣域，自从来就带着原始形态和神秘色彩。诗义是不确定性的，它有梦幻般的扑朔迷离，斯芬克斯式的哑谜难猜。

我国诗歌渊源流长，诗艺赫赫超群，尤擅长古典格律抒情诗。“诗缘情”说，“诗者，吟咏性情也”，都是明示诗歌的原质，古今同理。更有“余味曲包”，“意内言外”，“诗无达诂”之类的传统诗论，一向重视诗的多义性与朦胧美。

西方一度盛行的现代派诗歌——意象派、象征派和唯美主义，在我们并非是舶来品，而是年代久远挂着锈斑的古董。有着几千年光荣诗史的中国诗歌，应当看作一盏行进的“探海灯”！

诗有情、景、理数端，均是歌者从客体世界发掘美感的结晶体，要求人与生活造成极端的融合与和谐。诗的独特美在于创造灵肉一致的真美境界，诗人的一生能写出两三

首诗或者几十行好诗而传世便心满意足矣。

由于诗的特殊性也引起了困扰，论者可以“各美其美”。诗美的流向若何，也是人言言殊。我不揣学殖浅薄，贸然涉足诗学领域，唯能絮语而已。

一 朴素美的传统

诗人脚下铺展着一条共同的坦途：奔向真与美之路。追求真和创造美，成为一项永恒的使命。或以真为本，或寓真于美，或真善美并举……。真与美是诗歌艺术的不尽福泽！

因此，诗的第一要义是真实自然。而伪善、造作、孤高，应与诗无缘。诗的上乘者，是倏然天籁、高山流水、鸟语花香。

德国大诗人歌德自称是现实主义诗人，认为有的浪漫主义是“病态”，他一生崇尚自然美，把自传命名《诗与真》。雨果在评价《短曲与民谣集》时说：“诗人只应该有一个模范，那就是自然；只应该有一个领导，那就是真理。”华兹华斯主张“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还写了为自己的朴素风格作辩护的《抒情诗歌序》。我国诗人梁宗岱仿照歌德写了两本诗论《诗与真》，坚信“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

真诚地为人生而歌吟，紧紧地抱住现实不放，这是诗人的天职。艾青称赞抗战时期我国的新诗是“朴素的歌”，当时愈有高度真实的作品，就愈能和时代的步伐一致。真

切地反映生活的诗歌，其表现形式显得朴素自然，反之，“没有真，是魔术不是艺术”（鲁藜）。

文艺史告诉我们：艺术能够真正攫住人心，不外乎两种情况，通过伟大和真实的力量去震颤读者的心灵。至于口号那是政治警句，其实诗并非完全排斥口号，《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将千古流传。鲁迅只反对“诗必口号”。

雨果在《莎士比亚论》里说：“单纯，由于是真实的，因而也就是朴素的。”单纯是伟大的朴素，象真理一样。所谓“杂多统一”的美学原理，是在“统一”里反映事物矛盾的复杂性，这个“统一”就是单纯的科学说明。须知丰富的形象和朴素的语言相结合的诗，曾经是历史上多少诗人所追求的诗美的境界呵！

唐诗为古典诗歌之最，那些名篇佳句都是清丽可爱的，一经寓目便永生不忘。聂绀弩生前在一篇《论诗》里，把这种朴素美的诗称为“口边诗”，它通俗上口，“少小离家老大回，姑苏城外寒山寺，人生七十古来稀”等等。但中唐时期以韩愈为首的一批诗人偏好拗字险韵，孟郊的“喧塞春咽喉，蜂蝶事光辉”，正是开了不知所云怪诗的先河。稍后号称“鬼才”的李贺，他那句“石破天惊逗秋雨”，也受到古今评论家的批评，“里险而无意义，只觉无理取闹”（《瓯北诗话》）。这种“苦吟”的诗风可视为唯美主义之宗了。

诗贵含蓄、精美、和谐。有一首四川民歌写道：“十

五月亮圆又圆，很想约妹玩一玩，走到妹家窗前看，妹在学习不敢喊。”这种四句体的形式过于简单，无从表现雄伟和细致的诗情诗境。

人们爱读那种明朗、朴素、自然的诗歌。明朗不是空泛，朴素不是简单，自然更非粗俗。好诗令人赏心悦目，构成一种清新的朴素美的格调。

以1983年《中国新诗年编》（花城出版社）为例，其中的佼佼者仍然是注重反映时代风貌，诗风朴实可读的作品。胡乔木的《心跳》，韦丘的《心灵的呼吁》，罗洛的《海之歌》，这三篇诗作歌唱了我国大地上跃动的改革生活，使我们感受到诗美以上的欢悦。

美一定要为真善服务，这种诗美的生命力才是坚韧的、理想的。

传统不是“反动”，新诗要发展但决不可以跟传统相对立。何况朴素美也是一种普遍性的审美意识，更要认知传统诗内包含着圆满充实的特质，是民族风格得以发扬的依据。

二 朦胧美的辨白

诗人是独立的，永远渴望把生命投入创造的烈焰里。何其芳说：“一篇完美的诗是一个奇迹。”艾青说一首诗的胜利，“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

美是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识，诗人的劳作必须接受美学的检验。没有美感不叫诗，美借诗大放光彩。